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张天翼专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张天翼专集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一九七九年八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

编辑单位：华中师院 中文系

发行单位：武汉师院 咸宁分院

印刷单位：咸宁县印刷厂

前 言

(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内部参考用书。

(二) 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写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何为、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玛拉沁夫、欧阳山、贺敬之、胡可、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沫若、郭小川、郭风、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研究专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

《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作品研究专集。

(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①作家传略

②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③评介文章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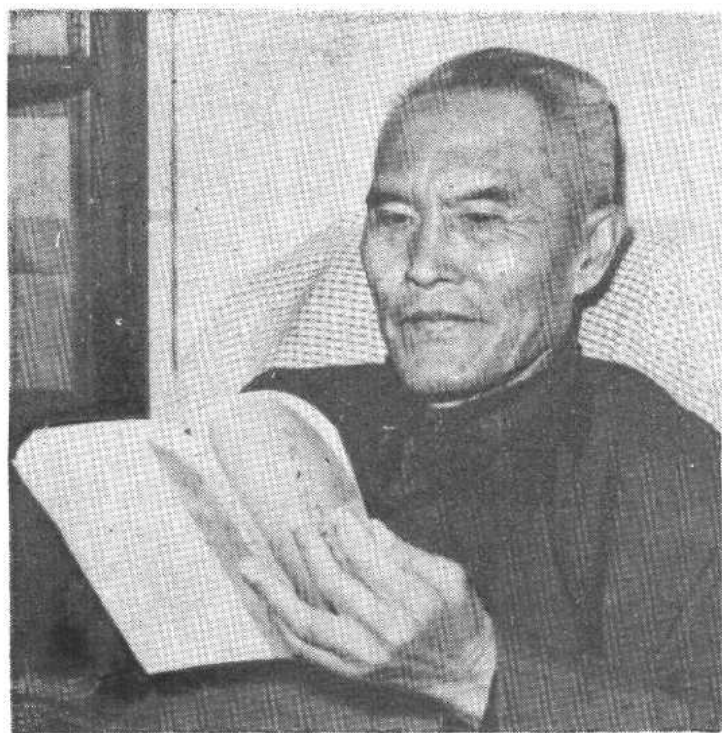
④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本书集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陈道林、吴凤祥、李凤琴、陈家齐等同志编选。

(七)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四月



给孩子们讲《白话》

張天鈺

我国有两位儿童
孩子写作的教
得可怜。过去，在
一直关心。进过儿
也曾给产生过一些文
但都被“成人”和
孩子们读不到。而
人却“物”了。华
心儿童文学，我
作各位，让我们起
子们人合。其中就出
儿童文学是重要的教
它头。我，后一代

张天翼研究资料

目 录

张天翼传略·····	(1)
张天翼的生活与创作·····	(4)
我的幼年生活·····	(4)
《蜜蜂》自题·····	(12)
《奇怪的地方》序·····	(14)
我怎样写《清明时节》的·····	(20)
文艺工作者和群众·····	(29)
关于《华威先生》·····	(36)
“作家们不要再沉默了”·····	(37)
张天翼同志和部队作者的谈话·····	(42)
代 邮	
——谈题材和写作品·····	(51)
《给孩子们》序·····	(58)
从人物出发及其他	
为本书再版给小读者的信·····	(67)
一点希望·····	(70)
评介文章选辑·····	(72)

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 (节选)	钱杏村 (72)
新人张天翼的作品	李易水 (74)
《一年》	王淑明 (81)
张天翼的短篇小说	顾仲彝 (87)
健康的笑是不是?	胡绳祖 (94)
张天翼论	胡 丰 (107)
关于张天翼	钟子芒 (137)
画狗吧	瞿秋白 (143)
读张天翼的《去看电影》	鲁 风 (146)
读张天翼的几篇儿童文学作品	贺 宜 (149)
推荐《大灰狼》	张序屏 (158)
张天翼和他的《罗文应的故事》	田 韬 (162)
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	蒋 风 (167)
张天翼	刘绶松 (173)
致张天翼	鲁 迅 (176)
“华威先生”的形象	乐黛云 (177)
张天翼和他的《大林和小林》	蒋 风 (186)
日本出版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宝葫芦》	(196)
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	金秉达 (197)
一篇心理的、幽默的、教育的童话作品	
——读《宝葫芦的秘密》	陈伯吹 (207)
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	(219)
《张天翼小说选集》题记	沙 汀 (223)
雋永的艺术魅力	
——评《给孩子们》	孙钧政 (229)
张天翼著作目录及评介文章目录索引	(245)

张 天 翼 传 略

张天翼，湖南湘乡县人，一九〇六年生于南京。父亲曾作过教员和职员，是一位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对他影响较大。一九二四年，张天翼在杭州读完中学后，曾到上海美专学过绘画，还进过北京大学预科，但因家境贫苦，和对所学课程感到失望，中途辍学。离开学校后，当过小职员、记者和教员，常常遭到失业的痛苦。这种痛苦的经历为他以后的创作带来了鲜明的特色。

一九二八年，他的第一篇作品——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与读者见面了，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上，从此开始了创作生涯。在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版了小说集《从空虚到充实》、《蜜蜂》、《小彼得》、《反攻》、《移行》、《团圆》、《畸人集》、《万仞约》、《春风》、《追》等，中篇小说《清明时节》，长篇小说《鬼土日记》、《一年》、《在城市里》、《齿轮》、《时代的跳动》等。作者站在革命的立场，敢于面向社会，正视现实，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逐步深入地反映了社会和人生，用嘲讽的态度，揭露反动阶级人物的丑恶咀脸和小市民及其知识分子群中庸俗可笑的生活，行文措词生动峭利，与曾经流行一时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的作品截然不同，深受读者欢迎。

一九三一年秋，张天翼在上海，曾参加“左联”所属组

织大众文艺委员会和《十字街头》编委会的一些工作。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湖南长沙等地，除写作外，参加过一些救亡活动和文化界的抗敌活动。抗战时期，在贫病交迫的环境中，继续从事创作。一九三八年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通过华威先生的丑恶形象，揭露并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阻挠和破坏人民抗日活动的罪恶行径。一九四三年出版了包括《华威先生》在内的《速写三篇》。这些作品进一步发挥了作者幽默讽刺的才能，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标志着作者艺术上的更加成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天翼又是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最早的作家之一，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一九三二年起，他便精心地为孩子们创作，曾出版童话《大林和小林》、《奇怪的地方》、《洋泾滨奇侠》、《秃秃大王》等。一九四二年发表了长篇童话《金鸭帝国》两卷，后因患病没有写完。这些作品向孩子们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穷凶极恶，喊出了人民的正义呼声。

全国解放后，张天翼同志在北京，参加了第一、二、三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先后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文学讲习所付主任等职。除工作外，主要精力仍是搞儿童文学创作。从一九五一年起曾先后发表了短篇故事和童话《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他们和我们》、《不动脑筋的故事》，中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剧本《蓉生在家里》、《大灰狼》等。其中《罗文应的故事》曾荣获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全国儿童文学艺术评奖一等奖。一九五九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曾将以上作品合集出版，书名《给孩子们》。此外，还写过现代文学创作和古典文学遗产的研究、评论文章，如《“西游记”札记》、《略论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出版了文集《文学杂评》。一九五〇年开明书店出版过《张天翼选集》（内收解放前写的《包氏父子》、《华威先生》等七个短篇小说）。一九五六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大林和小林》。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控制下，张天翼和其他作家一样被剥夺了一切工作和写作的权利。一九七五年，患脑血栓症，半身不遂，不能讲话。但他仍十分关心儿童文学创作，在一九七八年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及国家出版局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都作了书面发言，强烈呼吁：孩子们需要文艺作品，赶快把孩子们从文化饥荒中救出来！并表示：只要一息尚存，一定努力锻炼，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那些亲爱的孩子们创作、创作、再创作。

张天羽的生活与创作

我的幼年生活

家 庭

老家是怎样个情形我不大明白。据说是所谓世家，有点田，在长江中游一个什么地方。以后渐渐穷下去。穷呀穷的成了光蛋。

我父亲拖着一家到外面东跑西跑，找面包去填肚子，一八九八年离了家乡以后，一直没回去过。于是一九〇七那年，在长江下游一个省会里生了我。那时候他在一个高等师范教书。

他是个诙谐的老人，爱说讽刺话。待儿女象朋友。让儿女们自己去发展，他不希望儿女象他自己一样，“他们那一代总比我们那一代进步得多的。”这我相信他是受了书报杂志的影响。同时他非常爱那位“五柳先生”那种劲儿，因此他有点名士风，不肯以N斗米折腰，不过他不象那位陶同志有田可归，而且还有几盆菊花的。他只是找点饭吃，到现在都没积下一个大。他性子很急，容易发脾气，可是一会儿就平静了。他看过许多小说，还知道许多笑话。他见了陌生人说不出话。他字写得挺好的。

母亲是个多感的人，她常给我说故事，有一次说林译的《孝女耐儿传》(Dickens: Curious Shop)，眼泪直流

着：以前那种大家庭的生活使她得了神经衰弱症的。她又自信力最强，什么事想试试看。一要打算做件什么，从没做过的事，先总守着秘密，事后才宣布，不论成功没有。有一次她翻出一个销路很大的周刊给我看，有一篇她暑假名写的短文，指摘那刊物上对于男女问题的那些文章不对，因为那完全是站在男子一方面说的，现在事实上男女并没真的平等，诸如此类。事先我们一点不知道她有寄稿的事。现在关着的李童事件也许她又写了文章，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他们不干涉儿女的思想，嗜好，行动，可是给了儿女很大的影响。

至于姊姊哥哥们对于我，除了死了的不算，（我很小时他们就死了）第二个姊姊影响我是很大的。她通信告诉我许多事，指定些书叫我找来看。她爱说弯曲的笑话，爱形容人，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可是一严肃就严肃得了不得。这么一个人。

学 校

因为家是流动的，我就转了许多学，直到了另一个省会里才读完小学中学。初小里国文讲《孟子》，我一面念着一面骂梁惠齐宣那些王，那些孟老爹的徒子徒孙，干么逗得这姓孟的说那多废话叫我们来背。功课没一样行的，只有和同学打架，说故事，是拿手。到高小以后别人叫我“蛮牛”，“野牛”，也有人叫我“小热昏”。

高小的几位教员都害怕学生受了那时的新文化影响，一面对学生们咒娘骂老子，斥他为洪水猛兽，一面把《论语》当作修身课。不许学生看小说，不许学生运动。谁犯了过就给拖到一个姓孔的牌位面前跪着。学生出出进进都得对那块

姓孔的牌位鞠躬。院子里象挂挽联似地贴满了白纸标语，写着姓孔的姓孟的话。

我们国文教员据说是一位秀才，兼教历史，兼教修身。常喝酒喝得脸红红的，于是讲起历史来就特别起劲，高兴的时候还得说一个袁世凯和“美国国王”比赛珍珠的故事。全校的先生要算英文教员顶年青，带教一班《论语》。有一次一位同学在自修室做手工，把行头放在一个香烟盒子里，看见英文先生，问他那上面的“Ba-by cigarettes”什么意思。“第一个字是‘婴孩’，”先生就很响地说，“第二个字是‘牌’：‘婴孩牌’的‘牌’。”

这些先生据说一直到现在还在那学校里教书。

中学里那位校长是个反对白话文最起劲的，并且禁止学生看小说。“无论什么小说总是有害的。”他据说有点天才：他兼教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外国文可字母都没学过。后来有一天忽然做了篇白话文，而且请一位国文教员替他标点，油印出来给全校的人看，当国文读。“我这篇文章是反对白话文的，但是我故意要用白话文写，这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而且也叫人晓得我并不是不会做白话文。”说是要拿到什么杂志里去发表，不过我们没有瞧见。

教科书当然都是文言的，因此不管哪种功课，先生们都象讲古文似地把字面解说一遍。我们当讲台上没有人，我们读我们的小说，写信。和同位子的打架。先生聪明点的，就和我们谈彩票，谈女学生，谈二本《阎瑞生》。

以后来了一位国文教员，是个年青小伙子，奖励学生看课外书，于是杂志小说等才公开地看。

也象那个小学生一样，这中学直到现在还是那位校长，还是那些先生，而且名誉也还是一样的好：算那省会里的第一

流学校。

我 自 己

我四五岁的时候，大家都不欢喜我：我不听他们的话。我拿棍子在别人房门口敲着，别人要是：“×弟，别敲罢，”那我就得一连敲上两三个钟头。别人不说倒也许好些。因此常挨爹妈的骂，这我到很大才克服掉。

我的恩物是军乐队。似乎常有军乐在街上走过，我就要大人带我去看。这大概是受了姊姊哥哥们的影响：他们常拉着手风琴唱歌，哼着军乐队的曲子。还有件恩物是轮船火车，一听见火车叫“哆！”就要往外跑。在家里我拿着粉笔铅笔，用了野兽派的手法，在墙上在地板上画着蚕子似的火车。我用五六个火柴盒接起来做火车。我在那上面画着铁路：由妈妈站到爹爹站，到姊姊站，到姑母站到厨房站，我自己做了火车开来开去，嘴里叫着、“哆——轰轰轰轰，轰轰轰轰！”一开到厨房站，厨房刘大哥（爹要我这么叫他）就说：“你这个火车要上煤了吧。来，我给你上煤。”这一手我顶高兴，因此火车常往厨房站开，而且在那一站停得最久。我顶欢喜上煤！

一个人最好是开火车，当个乐手也好，要是在火车里奏乐，那就，吓，我的乖乖！

哥哥死后，嫂嫂带着侄儿送哥哥灵柩回去，接着许多大人们要上学，要找职业，都离开了我们。全家只有爹妈我。我哭着：“一点不好玩呀，一点不好玩呀。”

七岁那年离开这省会，跑了几个地方，到另外一个省会里住下。我不感到不好玩了。学校有同学。在家里爹妈给我说故事，星期日他们带我出去玩，还有位老王妈，每晚总得

说个徐文长，说个《屁弹铜匠》之类。门口有许多茅屋，住着些卖豆腐干的开小茶店的他们的儿女都是我的朋友，有几个还是同学。

在初小有一次开全城小学运动会，我去参加五十码赛跑，得第二，给了我许多奖品：十几册商务印书馆的童话，孙毓修先生编的。有许多字不认识，母亲就读给我听。于是渐渐地自己看，买了一些，借了一些。商务中华那时所出的童话都看全了。到高小开始看旧小说，第一部是《岳传》，向个姓夏的借的。才看了一点，和夏先生打起架来，书还他。马上好了，再借来看下去。第二天又打架，又还他。第三天他又把书借给我。这部《岳传》足足看了一个月。接着借看《杨家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彭公案》等等，这些教给我们拜把，打架的机会也就特别多。把弟兄也常会打起来。于是来了个调人给我们讲和，写和约，还画花押，不过说不定这和约在下一分钟里给撕得粉碎，拳头对拳头又顶起来：“不打你这忘八羔子不是好汉！”

我没有一样功课好的，可是先生们说我将来可以做个书家，据说我的字写得好。在初小时，全校开什么会，他们还叫我当着许多陌生面孔写一付泥金对子，他们还告教了些话给我在台上说了几句。校长兴奋着脸说：“那天知县拍手拍得最厉害。”理科教员还郑重地请我写过中堂：朱柏庐《治家格言》。我闯下许多祸，我在先生那里的案件每天总有四五起，而没被开除，或者是因为这一点。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说这小学是县立的。

大姊（大姊夫早去世）失业了，住到我家里，以后病死，留下一个儿子在我家长大。这外甥比我小三岁，我们做